

惊悚法庭小说

Phillip Margolin

黑暗之后

[美] 菲利普·马戈林 著
宋文 译

《黑暗之后》曾位居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榜首一百天
并被成功改编成电视连续剧

AFTER DARK

群众出版社

惊悚法庭小说

黑暗之后

[美] 菲利普·马戈林 著
宋文 译

AFTER DARK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暗之后 / (美) 菲利普·马戈林著; 宋文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9.5

(惊悚法庭小说)

书名原文: After Dark

ISBN 978-7-5014-4468-7

I. 黑… II. ①马…②宋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0968 号

AFTER DARK by PHILLIP MARGOLIN

Copyright: © 1995 BY PHILLIP MARGOLI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. NAGGAR LITERARY

AGENCY,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

AGENCY, LABUAN, MALAYSIA,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9 QUN-ZHO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01 - 2007 - 5955

黑 暗 之 后

[美] 菲利普·马戈林 著

宋文 译

责任编辑 晓潇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电子信箱: exiaoxiaohong@hotmail.com

网址: www.qzpbs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蓝空印刷厂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字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ISBN 978-7-5014-4468-7 / I · 1848 定价: 24.8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目 录

第一部 价格合理	/ 1
第二部 罗拉	/ 17
第三部 巫师的学徒	/ 43
第四部 囚犯	/ 72
第五部 令人惊艳的庭辩	/ 105
第六部 神鬼莫测	/ 145
第七部 黑暗之后	/ 186
尾声	/ 197

第一部 价格合理

第一章

1

蒙特诺马地区法院占据了整个街区，坐落在劳斯岱尔公园对面。它建成于1914年，当时就是西海岸最大的法院大楼，差不多可跟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大的建筑媲美。外观没有雕梁画栋，也没有气派的现代玻璃幕墙，有的只是沉稳和厚重的灰色钢筋水泥外墙，却庄严而肃穆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兴奋的翠西面对雄伟威严的法院大楼，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畏惧和胆怯。两点半，她刚结束公共辩护律师的应聘面试。整个下午就是空闲的了。她可以在波特兰德好好逛一逛，享受一下五月的暖阳。但爱比正在因一件谋杀案提起诉讼，翠西肯定不会错过观摩这位著名律师的庭辩。

乍看之下，老板对翠西的求职申请不会太认真对待。你看今天吧！她穿了一身浅蓝西服套装，看起来还像个年轻的行政人员。脚上穿着深色鞣皮靴，将她运动员般瘦长而健美的曲线显露无遗。在湛蓝剔透的眼睛和笔直金发的衬托下，她看上去更像大学啦啦队队长，而非俄勒冈最高法院的书记官。

翠西从不为形象操心。面试过后，所有人就会不再那么误解她了。怀揣耶鲁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学位，还有书记官的履历，在任何法律职位的应聘上，翠西都将是不可忽视的竞争者。今天的面试，她获得了认可。要说她还有困惑，就是选择哪个职位了。

翠西迈出五楼电梯，旁听者正在涌入法庭。今天受审的是名叫玛丽耶的女孩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。法锤落下前几秒，翠西才找到空位。所有人都笔直站着。戴尔法官和鼻子上架着厚厚玳瑁镜片的瘦削女人从侧门走了进来，顿时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。翠西关心的却是地区检察官。修长的双腿、丰满

的身材以及典型的地中海脸型，使爱比是那么的超群脱俗。她有如沉闷法庭里一颗闪烁的星星。

“还有证人吗，克拉普先生？”戴尔法官问玛丽耶的律师。

克拉普先生有点夸张地放下跷起的二郎腿，像是不经意地扫了爱比一眼，说道：“请传唤被告玛丽耶小姐！”

那个瘦弱的女孩紧挨着克拉普先生，坐在被告席上。她大约只有五英寸高，脸色苍白，满是雀斑，一头金发毫无光泽。这让她看上去很幼稚。很不得体的打扮让她更显得病怏怏的。在翠西看来，她一点也不像会受到谋杀起诉的人。登上证人席，玛丽耶全身都在颤抖。自报姓名时，翠西几乎听不到。法官要求她使用麦克风。

“玛丽耶小姐，”克拉普先生说，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岁。”

“体重多少？”

“九十八磅，克拉普先生！”

“好，那么，那个死去的万斯·菲利普多重？”

“万斯个头很大。真是大！我想，大概会有二百七十磅。”

“他曾是职业摔跤运动员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他多大了？”

“三十六。”

“万斯贩卖可卡因，对吗？”

“跟他在一起时，他屋里总有很多。”玛丽耶停了停，低头看着膝盖。

“你要来点水吗，玛丽耶小姐？”克拉普皱了皱眉，关切地问。

“不要，我很好。不过……嗯，要让我谈可卡因，真的很难。”

“认识万斯前，你是可卡因的瘾君子吗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！”

“跟万斯生活在一起后，你就上瘾了？”

“是的。他引诱我。”

“有多严重？”

“很严重。现在，可卡因就是我的一切。”

“你乐于做个瘾君子吗？”

她看着克拉普睁得大大的眼睛，“不，先生。我恨它！那使我变成……”

为了得到它，我必须给万斯做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玛丽耶的嘴唇颤抖着，“性交。”她很快回答说。

“你曾试图反抗万斯的性要求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不想做那种事！”

“你反抗的话，会怎么样？”

“他……”她停了下来，再次低下头去，用手帕拭去眼角的泪水。这次，她接过水杯去。

“请接着说，玛丽耶。”克拉普说。

“他会打我很厉害！”她头朝下，悬垂在那里，双肩缩拢，两手交叉插在两腿间。

“打得有多严重？”

“有一次，他把我的肋骨打断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眼睛被打得都睁不开了。有时，我会被他打得昏过去。”

“被他暴打之后，你会去医院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。

“你从医院逃跑了？”

“他们会让他带我回家的。因此，我知道，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只要跟他在一起，他就会把我当囚犯一样看管起来。”

“从医院跑出来后，你去了哪里？”

“我回了约翰家。”

“约翰也是毒贩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去他那里？”

“寻求保护。在万斯之前，我跟他住在一起。他……他跟万斯不一样。而且，万斯怕他。”

“约翰接纳你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好了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你杀死万斯先生的那一天。你能告诉陪审团，那天下午四点半左右发生的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在约翰家呆了两周后，觉得不会有危险了，便出去散了一会儿步。才出门没多久，万斯的车就开到了我身边。他从车里跳出来，

扯着我的头发，将我拖进车去。”

“你反抗了吗？”

玛丽耶慢慢摇了摇头，看上去有些羞愧。“这一切来得太快了！我刚出门，就被拖进车里。每当我想站起来，他就会揪住我的头发，或是打我。最后，我只好老实地呆在车里。”

“进了他的房子后，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他把我拖进卧室。”

“请你描述一下万斯先生的卧室。”

“卧室很大。一个超大号的水床摆在房间中央。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。房间还有一套音响设备和超大屏幕的电视机。古怪的是，房间里一切都是黑色的，床的三面都是黑色帷幕。”

“卧室里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他……他脱掉了我所有的衣服，全都撕碎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玛丽耶哭了起来，“我跟他打，但无济于事。他个头太大了！一会儿后，我便屈服了。然后……然后，他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玛丽耶！”克拉普说，“别急！”

玛丽耶深吸了两口气，然后颤声说：“万斯让我跪在地上，把可卡因放在他的那个东西上。我恳求他，不想做那个事。但他只是大笑着。他抓着我的头发，强迫我。我……我不得不吸它……”

玛丽耶又一次到了崩溃边缘。她的证词翠西听在耳朵里，不禁想到陪审团会如何处置。当她稍稍镇定下来时，翠西很快瞥了一眼陪审团。只见他们个个嘴唇紧闭，脸无表情。翠西又朝爱比看过去。她惊讶地发现，在玛丽耶充分赢得陪审团同情后，地区检察官还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

“接下来呢？”当玛丽耶好不容易止住哭泣时，克拉普问道。

“万斯强奸了我！”她轻声回答，“他做了好几次。期间便以打我为乐。他还一直对我吼叫，说总有一天要杀了我，把我的肉一刀刀切下来。”

“他有没有说，要用什么杀你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他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剃刀。他将刀锋贴在我脸颊上。我紧闭双眼，不敢看。他就用刀片在我脸上滑来滑去，直到我睁开眼睛为止。”

“最后一次强暴你后，又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万斯睡过去了！”

“那么，你最终是怎么逃出来的呢？”

“是那把剃刀。”玛丽耶颤声说，“他忘了它，将它放在床上。我……我拿起剃刀。然后……”她双目无神，一只手缓缓滑向脸颊。

“我没想着要杀他，只不过想让他不再能伤害我。”她急于申辩的眼神投向陪审团，“这可以说是一次意外。我根本不知道那把剃刀在哪里。我不过偶然摸到了它。我捡起剃刀，刚好万斯的眼睛睁开了。我是那么的恐惧，就干了。我只记得在他下巴右边划了一刀，其他就什么都知道了。”玛丽耶开始大口喘气。

“你要休息一下吗，玛丽耶小姐？”戴尔法官问道。他害怕玛丽耶会昏厥过去，或歇斯底里发作。

玛丽耶摇了摇头，眼泪从脸颊滚落下来。

“玛丽耶！”克拉普轻声问道，“你看过验尸照片了。万斯先生尸体有好多道刀伤。你还记得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

“不，先生。我只记得我划了第一刀，其余就是一片空白了。或许，或许是我干的。但我真的无法准确描述它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杀死万斯先生？”

“我想逃走。我只不过想要逃走，再也不想让他伤害我！还有……还有可卡因。我不想成为可卡因的奴隶。就是这些。我并没有想要杀死他！”玛丽耶将头埋在掌心里，悲泣不已。

克拉普轻蔑地看向爱比，挑衅似地说：“轮到你了，检察官！”

就在爱比正要站起身来、开始交叉讯问时，法庭的门开了。翠西掉头一看，马修在后面落座了，紧挨着一个拘谨的灰发妇人。妇人看了他一眼，很快就将视线转回法庭前面去了。

翠西能理解妇人的反应，却还是不甚舒服。她想，马修一定对初次相识的人们的反应习以为常了。对于马修，翠西则是既不震惊，也不厌恶，也谈不上畏惧。如果让她来挑选工作机会，她会选择当马修的合伙人。但对她的求职要求，马修的事务所回复说，他们不打算聘请任何人了。

马修是全美最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，尤擅死刑辩护。他长相奇特。由于长期来回征战于美国各地法庭，模样看上去跟对手不那么明显不同了。六英尺五英寸高的他，瘦削又憔悴，再加上身材有些不一般，看起来总像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。虽然他才不过四十五岁，却早已发灰顶秃。他皮肤白皙，左眼往下一直到嘴唇旁边，有一个酒红色胎记。对此，大家都以为，他的怪相

会在陪审团占不到便宜。但到案件审理终结前，陪审员往往会忘了他一脸怪相，反倒是他的真诚常常令他们感激涕零。他代表的刑事罪犯，没有一个在他手里被“牺牲”掉。

这时，爱比开始了她对被告的交叉讯问。翠西的注意力转回法庭前面。

“你感觉好点了吗？可以继续了吗，玛丽耶小姐？”爱比问道。

“我……我好些了。”玛丽耶轻声回答。

“我们从简单的问题开始，好让你镇定下来。你什么时候想要停下来，就请告诉我好了。如果你对我的问题不理解，也可以告诉我。我并不想欺骗你，好吗？”玛丽耶点了点头。

“跟万斯先生生活在一起，并非所有时候都那么糟糕，对吧？”

“我想不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时，他对我还不错。”

“他对你还不错时，你们一般在一起干什么？”

“吸毒。我们会尽情享用。有时，还会开派对招待朋友。”

“你们一起外出吗？”

“不是很多。”

“你们外出的时候，干什么？”

“万斯喜欢看电影。我们一起看过很多电影。”

“万斯喜欢看哪种电影？”

“啊，他喜欢看功夫片，特别是有空手道的功夫片。”

“你喜欢吗？”

“不，女士。我喜欢看喜剧片和爱情故事。”

“你提到万斯卧室有音响和电视机。你们是否在听音乐或看电影？”

“嗯，没错。”

“杀死万斯先生后，你没去警察局自首，对吗？”爱比很快更换话题。

“没有。我当时吓坏了！”

“你去了哪里？”

“我回了约翰那里。”

“就是你杀了万斯先生十天后、我们逮捕你的时候，跟你在一起的那位绅士？”

“是的，女士！”

“他是万斯先生生意上的对手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拿到钱的，玛丽耶？”爱比的问话步步紧逼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三万美元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认识罗伊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。他是万斯的朋友。”

“他的犯罪同伙。”

“怎么说都行。”

“罗伊将作证说，由他牵线，万斯会在那天傍晚买入两公斤可卡因，计一万五千元。”

“他从没跟我提起过。那时，他正忙于打我取乐，忙于强奸我，根本没有说到生意方面的事。

“罗伊还将作证说，下午四点，万斯去了银行，从保险箱取出了那笔钱。”

“那也有可能。但我没看到。”

“听上去也说得通。不过，要是你拿了那笔钱，我们也能理解。你当时很害怕。他死了，你不得不逃跑。因此，便把那笔钱拿走了！”

“拜托！我真的没有想过钱。我只是想要逃出来。要是想到了钱，我就会留下来。一直以来，万斯对我很大方。但钱对我并不重要。”

“对你来说，他真的那么可怕吗？”

“一点没错！”

“事实上，我回想起你的证词说，万斯先生绑架了你；将你拖进他的屋子；脱光了你的衣服；强迫你跟他口交？”

“是的，女士。”

“然后，他强奸了你，还打了你？接下来，便睡了过去？”

玛丽耶点了点头。

“一件接着一件发生，是吗？也就是说，他不打你，就是在强暴你？”

玛丽耶盯着面前的围栏，点头的动作几乎不易被人察觉。

在法学院的庭审试验课里，翠西学到的是，交叉讯问时，绝不能给反方证人任何重复证词的机会。因为那会加深证词在陪审团成员头脑中的印象。但让翠西不甚明白的是，爱比重复了三次玛丽耶的悲惨遭遇。她偷眼看了罗伯特，想知道他的反应。但她发现，大法官正身子前倾，凝神注视着爱比。

“从绑架到逃离的过程里，你没有一刻不在惧怕那种事情发生，是吗？”
爱比的问题让玛丽耶有了再次诉说的机会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管他在打你，强暴你，还是睡着了，持续了多长时间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没有看表。”

“嗯，音响与电视机上不都有时间显示吗？”

“是的。但我没看。”

“万斯桌上不是有个闹钟吗？”

“我想可能有。”

“那有没有付费电视或脱口秀节目呢？”

玛丽耶看上去很是不安。翠西以余光瞥了一下罗伯特，发现他正皱着眉头在思索。

“你在跟万斯看电视，对吗？”爱比问道。

“我跟你说过，他一直在打我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其他时候。”

“是的。他会锁定影视频道。”

“你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，玛丽耶小姐？”

“法官大人，”克拉普先生说，“我看不出这个问题与本案有关！”

“玛丽耶小姐请回答！”爱比说道。

翠西注视着玛丽耶。她看上去很不安。再看向罗伯特时，翠西发现，他脸上现出了诡异的笑容，似乎只有他才意会得到爱比这个问题的潜在含义。

“这是交叉讯问，克拉普先生。”戴尔法官说，“爱比女士有一定的自由度。”

“能否请你回答，”爱比问道，“你最喜欢的是哪部电影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检察官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信纸大小的纸来。“《蜜月海滩》这部电影怎么样？你看过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玛丽耶谨慎回答道。

“告诉陪审团它的大致情节，好吗？”

“法官大人，这一要求与本案相去甚远。”玛丽耶在证人席上打着哆嗦时，克拉普先生大声说道。

“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告诉你它们之间不是毫无关联的。”爱比向法官承

诺，眼睛却从不曾离开玛丽耶。

“抗议无效。你可以接着往下提问，爱比女士。”

“《蜜月海滩》是一部喜剧吗？”爱比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部电影说的是否就是，两对正在欢度蜜月的伴侣在度假胜地交换性伴侣的故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在哪里看的，玛丽耶小姐？”

“电影频道。”

爱比来到玛丽耶小姐跟前，“后来，你又看了两次。”她说，把那张纸交到了玛丽耶手里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玛丽耶问道。

“这是万斯先生的电话账单，上头有两笔是付费电视的费用。万斯先生被害那天，《蜜月海滩》的播放时间是五点半到七点。之前，也就是四点多十分，有人用万斯先生的电话订了这部电影。你在他的喉咙上划上那么一刀之前或之后，是否看过这个片子？”

“我什么电影也没看！”玛丽耶坚持道。

罗伯特悄悄站起来，溜出法庭。这时，爱比说：“有人看了《蜜月海滩》，玛丽耶小姐。按你刚才的证词，说卧室只有你和万斯，付费电视的频道转换器也只有卧室才有。万斯在强暴或打你取乐时，会预订这个片子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玛丽耶大叫道，“我告诉过你，我们没看那部电影！”

“要不，看电影的是你，而约翰正在折磨万斯先生，想要他说出钱到底在哪里？”玛丽耶注视着爱比。

“约翰知道了那笔钱，你再安排与万斯见面。然后，趁他躺在床上看《蜜月海滩》时，对准他喉咙下了一刀？”

“一派谎言！”玛丽耶大叫，脸因生气成了猩红色。“我从未看过电影。”

“有人看了，玛丽耶！有人电话预订了！你认为，那会是谁呢？”

2

玛丽耶获罪那天，爱比正在埋头阅读一大叠警方记录，蒙特诺马的地区

检察官斯坦姆走进她的办公室。二十四小时不到，温和的天气就出人意料地变得酷热起来。法院空调又出了故障。斯坦姆不得不脱掉皮夹克，扯开领带，再卷起袖子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显得烦躁不安。

他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，像根竹竿似的，一直单身。他所有热情似乎都耗费在长途跋涉上，波浪般的棕发也逐渐稀疏见顶了。好在他一双蓝眼睛尚且清澈明亮。因此，看上去要比三十八岁显得年轻。“恭喜你啊，逮住了玛丽耶！”斯坦姆说，“干得不错！”

“啊，谢谢你！”爱比大笑着答道。

“我听说，克拉普正在律师协会制造有关你的言论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说，审判前，你并没有知会他有关付费账单的事。”

爱比对上司露齿一笑，“早在发现账单时，我就派人送了一份拷贝给那个自大狂。但他太愚蠢，理解不了其中含义，看过就了事。我也不知为什么高兴——是因为定了他当事人的罪，还是因为当众羞辱了他？”

“我看，两方面的因素都有。你没有理由不高兴。那也正是我不想来冲了你的喜的原因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刚收到的。”斯坦姆将卷宗交给爱比。里面是最高法院对俄勒冈州政府与查理之间纠纷的处理意见。差不多两年前，爱比定了查理的罪。他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，涉嫌用炸弹谋杀一个证人及其九岁的女儿。查理被判处死刑。最高法院复核时重新审阅了卷宗。要是没有异议，判决结果很快就会登载在法院公报上，并被送往各类图书馆。

爱比接过卷宗，从标题、律师一直往下看，“啊，不！”

“还有比这更糟的！”斯坦姆说，“他们将他的陈述交给了拉斯。”

“那可是我全权处理的案件。”爱比难以置信地说，“我不能让他重新来一轮提审。”

“说得没错！”斯坦姆郁闷地说。

“这是哪个法官下的狗屁定论？”爱比生气地问，脸快要贴到纸上去了。斯坦姆都不敢与她目光对接。

“王八蛋！”她轻声诅咒道。斯坦姆几乎没听见。爱比将判决意见书揉成一团。“我真不敢相信，他会妥协到这个地步。他这么做，分明就是要给我难看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爱比。”斯坦姆漫应着，“不过，他还必须说服其他三位法官。”

爱比注视着斯坦姆。她的愤怒、失望和沮丧如此强烈，让斯坦姆都不敢面对。她将判决意见书扔在地上，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。斯坦姆弯腰捡起来，展平了，摊放在桌上。他仔细看了看，发现签署者就是爱比的前夫——与她疏离并交恶的罗伯特。

第二章

皮卡德是一个高身量、肥嘟嘟的执业律师。这时候，他心情不是很好。他的信用账户和所有账本都摊开在桌子上。复查后，账户总数还是那么多。皮卡德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，放在干涩的嘴唇上。他确信，这两个账户里不只这么点钱。所有该付的账单都付清了，客户该交付的也进了账。那钱都跑哪去了？办公室花销并无变化，日常开支也无增加。当然，有些钱买了可卡因。那好像是最近新增的项目。

皮卡德来了个深呼吸，好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转了转脖子，耸了耸肩。要是“白小姐”已成问题，他就该停下来，不能再受诱惑了。很简单，可卡因不是必需品。他可以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

皮卡德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他将账册扔在一旁，取出一份资料来。他要认真阅读，为两天后的开庭做准备。赢得那份裁定对他来说，极其重要。要是当事人必须出庭作证，他可就惨了。裁决申请一定要顶呱呱，要有绝对的胜算才好。

皮卡德开始审读档案资料，但很难集中注意力。他还在想着财务问题，还在担心其他问题。毒品供货人两天前被捕了，就在皮卡德打算前往他的寓所，跟他商量能否增加供货量的时候。

当然，他准备戒掉了。因此，那不是问题。但如果为了辩论起见，他想要一点却不得时，该怎么办呢？只要一想起这，他就变得有些神经质。现在，他必须冷静下来，赶快写好申请书。

皮卡德想起了底层抽屉的拉链包。如果运气好，他可以抓住一闪而过的

灵感，马上完成申请书。那样，他就用不着再去担心可卡因了。反正，他马上就要戒了。但眼下，怎样抵挡诱惑则是他必须马上要做的决定。皮卡德正在奋笔疾书，做最后的理性陈述。这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“皮卡德先生，有个叫查理的先生要见你！”

皮卡德突然有了强烈的要上厕所的感觉。“皮卡德先生？啊，是的，萨依。我马上就过去！”

只要查理出现，皮卡德从来就不会舒服。上回，这个毒枭被关在死囚牢，即使隔了防弹玻璃，皮卡德还是觉得不安全。光是那些给查理定罪的事实，就足够让人坐立不安的了。有个叫哈罗德的人想介入查理的地盘，不久，他残缺不全的尸体就横陈街头。由验尸官的报告可以得知，哈罗德是在经受长时间凌辱后缓慢死去的。看完法医验尸照片，他一整天都吃不下饭。一个叫拉瑞的二十八岁男子开车路过，看见查理在扔一包血淋淋的东西，便起了疑心。后由新闻报道知道，他扔的就是尸体。他说可以辨认证人，但报纸暴露了他的身份。几天后，他去接女儿下学。汽车刚启动，底板上的滚筒炸弹就爆炸了。

皮卡德无限渴望地看着底层抽屉。但他最后决定，他这就要去面对查理，最好清醒一点。这会儿，查理应该心情不错。皮卡德刚帮他赢了官司。想必他是来道谢的。

走进接待区，皮卡德发现，查理正在看《新闻周刊》。“查理！”皮卡德热情招呼，伸出手去，“很高兴见到你！”

查理抬起头来。他个头中等，却非常结实。肤色较深，长相英俊，一头黑色的卷发。他露齿一笑的时候最迷人，显得忠厚老实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除非看过他的精神分析报告，否则，人们一定会被他骗住。

“你看上去不错，皮卡德。”落座之时，查理热情地说。

“谢谢，查理。你看上去尤其不错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我现在有足够时间伸展关节。你简直无法想像，一天二十三小时关在监牢里的感觉！”

“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也没什么。不过过来道谢一声——你赢得很漂亮！”

皮卡德轻轻地耸了耸肩，“你付钱给我，不就是要我那么做吗？”

“但你真的干得不错！我敢保证，那个卑鄙的爱比一定被你吓得屁滚尿流了！”查理大笑着说，“判决下来后，你见过她没有？”

“见过一次，就在法庭。但那时我还没有提出这一案件，也就没有幸灾乐祸的理由。”

“啊，皮卡德，你可真是心胸宽广！至于我，倒是真想见她一面。这一案件跟她个人有关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她一直想把我往死里整。但现在，她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！”

“是吗？查理，我倒不认为这一案件会跟她个人有什么关系！”

“你认为没关系？”查理问道，神情有如一个好奇的小男孩。

“是的。我想，她只是在工作。我只不是幸运一点罢了。”

“啊，也许你说得对。但我不这样认为。蹲监的时候，我将前因后果都想过了。在那里，我有的是时间来想她。我想，她就是冲着我来，皮卡德。”说到这里，查理脸上现出很奇怪的神情。

这让皮卡德很是担心。“你不该再把这事放在心上，查理。警察会整天跟在你屁股后头。你最好不要再惹上半点嫌疑了！”

“啊，好吧！我同意。”查理理智地答道，“水在桥下过吧。皮卡德，我不过是想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另一个原因。”

“什么？”皮卡德不安地问道。

“我想请你帮个小忙！”

“什么忙？”

“嗯，我觉得，你在上次诉讼中赢得很轻松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不会对我的案件重新审理了。因此，那个法官一定气疯了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他确实犯了一个错误。”皮卡德审慎答道，“但赢得官司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”

查理摇了摇头，“我看到的可不是这么回事。而且，那也不只是我的意见。囚犯也有懂法的，都说我的案件稳赢，就跟跳舞一样容易。也就是说，要多容易就有多容易。我在想，或许，你该退我一些诉讼代理费。”

“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查理。”皮卡德说道。他试着让自己相信，这是两个理性公民之间的商谈。“费用是不可能退还的，也不以结果来论。还记得我们就此讨论过的！”

“我记得。”查理摇了摇头，“但你知道，皮卡德，我想说的是公共关系方面的事情。打赢我的官司，会让你的声誉提升。而那会给你带来更多顾客，是吗？而且，客户会口口相传。那就是免费广告。要是你退我一半的费用，我会帮你免费宣传的。”